

# 论卢新华小说《细节》的艺术性与思想性

毕文秀\*

## <目 录>

1. 由备受瞩目的文化界新秀到“洋插队”
2. 《细节》小说的艺术性
3. 《细节》小说的思想性
4. 卢新华写作的意义

## 1. 由备受瞩目的文化界新秀到“洋插队”

但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熟悉作家卢新华其大名。卢新华仅凭一短篇小说《伤痕》其大名永远镌刻在了中国文学史册之上，而《伤痕》成为了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伤痕文学”的滥觞。“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sup>1)</sup>陈思和后来在思考《伤痕》这部小说引起的反响时，说“当时揭批‘文革’的文学创作已经不少，为什么独独《伤痕》引起了轩然大波，推动了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复活？我想关键是卢君写出了一种无法追补的‘伤痕’，在‘文革’灾难刚刚

\* 부산대학교 중어중문학과 강사, wenxiu79@hanmail.net

1) 王爱松，〈“伤痕文学”与生命政治〉，《文艺争鸣》2016年03期，26页。

过去时，人们心头所烙的伤痛实在是太深刻了，人的生命失去了补不回来，人的青春浪费了也补不回来，更重要的是，人生道路上最美好的友谊、信仰和理想被愚弄、被出卖，当你立誓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突然暴露出残忍的面目，那种痛苦是刻骨铭心、无以补偿的。而当时的主旋律是宣扬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庸俗循环观念，以证明‘文革’只是一个偶然的失误，并已经获得了彻底的纠正，然后又是皆大欢喜。所以，当作家用力捅破虚伪的大团圆模式，把残酷的现实血淋淋地撕裂在读者的面前，它给人带来的震撼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这是1978年掀起的‘伤痕文学’的真正含义与贡献。”<sup>2)</sup>

卢新华发表《伤痕》这篇小说时，不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而已，因为小说《伤痕》一举成名，成为备受瞩目的文化界新秀，197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是843号，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中最年轻的作家。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时卢新华作为代表参加，会上最高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致辞时，他被安排在华国锋左边看着领导人念稿子。吃饭时，卢新华被安排坐在贴近主桌一侧的桌子上，右边是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左边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是总书记的胡耀邦，席间胡耀邦询问了卢新华的学习和创作情况，勉励他要多关心国家大事，两人聊得开心还互相敬了酒。复旦大学毕业分配时，《人民日报》点名要卢新华去做团委书记，如果卢新华上任，任满外放，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我迎来了大学毕业后最重要的人生抉择：如果从政，一步便可身居高位。但让我忧虑的是，自己是一个喜形于色，爱憎分明，崇尚‘自在而独立的人格、自由而严肃的思想’的人，只怕不仅官做不好，可能还会从此‘不得开心颜’。如果为文，当是自己的理想和兴趣所在。但文以载道，任重道远，若不放下已有的世俗的荣誉和光环，便无法攀得更高，走得更远……”<sup>3)</sup>最终卢新华没有选择去《人民日报》做团委书记，复旦大学毕业后去做了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没过多久，又选择离开报社下海经商，被媒体戏称为“文人下海第一人”，1986年又自费去美国留学，加入了“洋插队”一族。在美国，为了生活，先后踩过三轮车，卖过废电

2) 陈思和，〈蓬门今始为君开——关于卢新华君和他的新作〉，《紫禁女》(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8)，298页。

3) 卢新华，《三本书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2-3页。

缆，做过金融、期货，后来又去赌场发牌……现在定居美国洛杉矶，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卢新华选择不从政，其实还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自由思想的崇尚，更有一份身为作家的责任与担当。“尤其我还想继续写作，希望能将对时代和社会的所有思索，写成各种各样的合适的文本，来帮助我们的时代、社会和国家更好地发展和进步。”<sup>4)</sup>

谈到为什么选择出国，卢新华如此说道，“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行万里路’来换一个视角更好地观察和分析中国。中国是一个体量很大，也很古老的国家，但对于我来说，它有时候的确又很像一口井，以至于我时常会有一种置身井底的感觉。那时，苏东坡的一首诗经常回荡在我的脑海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一个生命的个体，我其实很多时候也是‘不识中国真面目，只缘生在中国中’的。比如，文革为什么会对中国社会造成那么大，那么深的伤痕？为什么会有文革在中国出现？中国在搞文革时，这个世界的其它部分又在做些什么？世界上真是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亟待我们去拯救吗？我深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一个像从天上掉下的陨石一样孤立的存在，从内部而言，它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国民性的渊源，从外部来看，它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sup>5)</sup>这段话可以从侧面看出，卢新华选择出国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个更好的思维空间。而作为一个崇尚自由思想的严肃作家，卢新华选择出国同《伤痕》的发表有着很深的内在联系。《伤痕》写作初衷如卢新华自己所说，“因为深恶痛绝当时文章的假、大、空，写作过程中，我曾努力要求自己直接师承30年代作家们真实朴质的文风，只写在我看来是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sup>6)</sup>即便是写“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却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4) 卢新华，陈思和，〈怎忍看：那“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大家》2018年第三期，178-188页。这篇论文在知网上没有收录，引文源自2021年1月笔者对卢新华电话采访之后他发给我的原稿上的内容。

5) 卢新华，陈思和，〈怎忍看：那“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大家》2018年第三期，178-188页。这篇论文在知网上没有收录，引文源自2021年1月笔者对卢新华电话采访之后他发给我的原稿。

6) 卢新华，《三本书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1)，77页。

的。卢新华认为《伤痕》的发表是众缘成就的结果<sup>7)</sup>，在《伤痕》定稿发表之前，当时《文汇报》文艺部部长钟锡知先生亲自约卢新华到当时的圆明园路149号文汇报大楼6楼文艺部就修改事宜而进行面谈。“依稀记得，意见大约有十六条。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至于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则由编辑执笔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因为缺乏阶级属性，也被要求修改成‘贫下中农’；而小说结尾，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我不得不让我笔下的主人公最后‘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地走去’。<sup>8)</sup>

一篇8000字的短篇小说，修改意见竟然达到16条之多，细看卢新华言及的几条修改意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修改意见不是文学表现上的问题，而是跟政治氛围及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一篇好小说应该是一部尽可能抽离时代的作品，展现人原始的情欲与哀乐。对于一个想独立思考创作的作家来说，体制内的种种顾忌必定会限制作家的思维想象以及文学表现，甚至会扼杀掉作家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对于卢新华而言，出国不仅从横向及纵向上拓展了他思考的广度与深度，更给了他自由想象与表达的空间。

卢新华作品出版情况大概如下：《伤痕》(1978, 《文汇报》)、长篇小说《森林之梦》(1986, 浙江文艺出版社)、《细节》(1998, 作家出版社)、《紫禁女》(2004, 长江文艺出版社)、《伤魂》(2013, 江苏文艺出版社)、文化随笔《财富如水》(2010, 作家出版社)、散文随笔集《三本书主义》(2018, 复旦大学出版社)。就卢新华的创作而言，既有小说，也有文化随笔和散文随笔，而小说中也是糅杂了各种文体。正如他自己所言将他时代和社会的所有思索，写成各种各样的合适的文本，融入了他对我们所处的社会以及时代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的思考。就目前对卢新华作品的研究而言，据笔

7) 具体参考卢新华, <众缘成就的《伤痕》>, 《三本书主义》(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01), 75-84页。

8) 卢新华, 《三本书主义》(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01), 80页。

者调查目前知网期刊论文大概有一百来篇，以卢新华访谈居多，涉及到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比较多些，《紫禁女》也有几篇，单纯探讨卢新华创作艺术特色的也有几篇，其中一篇认为卢新华小说经历了从写实到写意的变化<sup>9)</sup>。韩国学术界对卢新华的关注也不是很多，卢新华的长篇文化随笔《财富如水》(2010)韩文版2013年在韩国出版。<sup>10)</sup>《读三本书，走零归路》散文随笔由文郁贞翻译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第91号上。就目前卢新华的身份而言，他是一位美籍华人作家，他的创作无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对华人华文文学而言，都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就韩国学术界来说，对卢新华的介绍和研究还不是很够。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卢新华一直以来走的不是专业作家的创作道路，作品并不是很多，可能因此没被韩国学术界重视。而卢新华作品虽然不多，但是每一部都有自己的特色，诚如卢新华自己所言把自己的思索以最适合的文本方式表现出来。卢新华的作品中《细节》(1998)这部小说是卢新华出国后的第一部作品，在其创作路上可以说起着里程碑的作用，而相较于卢新华其他作品而言，这部小说没有引起重视。本文以《细节》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考察其艺术性及思想性，进而探讨卢新华对时代与社会的思考以及跨文化经历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建设又有何意义。

## 2. 《细节》小说的艺术性

《细节》是卢新华赴美之后创作出来的第一部小说，据他自己介绍说“《细节》属于‘梦中得子’，具体讲，是于清晨时分梦到一副棺木，醒来便忽然而涌起写《细节》的念头，而且急急地爬起床，先是完成了结尾，然后再回

9) 季永洲，〈从写实到写意——卢新华小说创作艺术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8.06)。

10) 《财富如水》韩语版翻译为《부의 본심》。역자 이유진, 2013년 7월 29일에 중앙M&B에서 출판되었다.

过头来写开头。算算共用了六天，方完成初稿。此后又断断续续修改过八次，历时两年多，才有机会最终与读者见面。”<sup>11)</sup>《细节》也是小说《伤痕》发表二十周年后的第一部作品，而一九九八年又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选择这样一个极为有意义的一年作为《细节》小说问世之年是否是卢新华刻意的安排呢？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卢新华说“实在没有这个意思，完全是机缘巧合。如果说是刻意的安排，也许是命运在作祟吧！”<sup>12)</sup>《伤痕》是一篇短篇小说，语言简洁，情感表达也极为真挚。与《伤痕》相比，《细节》可谓风格迥异。就语言层面而言，卢新华开始运用谐音。谐音是一种修辞格，利用汉字同音的条件，用同音或近音来代替本字，产生辞趣。《细节》主人公原名郝杰，同叙述者“我”都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出身，同班，同寝室，且同好文学。班上每每讨论作品，他的口头禅总是：“再多些细节，细节。这个，细节嘛，细节的表现力最强。”又总爱挂在嘴上：“毛泽东得天下靠什么？嗨嗨，靠细节，靠字，靠诗。”慢慢地，我们就把他的名字窜改成了“细节”。郝杰与“细节”近乎同音，卢新华利用这一谐音，尽管不无调侃之意，同时也给人一种亲密感，语言表述上也因此显得生动活泼。而作者卢新华将主人公郝杰喊为“细节”，除了辞趣之外，还源于作者发现自己“周围的人们越来越关注细节，而且，关注细节似乎也成了我们时代的一种时尚，或者说是个性特点。”<sup>13)</sup>具有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精神。

其次，《细节》行文语言诙谐幽默，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小说中叙述者“我”到了洛杉矶UCLA东亚语言系读书之后，为了生活，找了份骑三轮车的工打，为此戏称自己为“骆驼祥子”。“细节”曾经送了自己同屋的女儿两只小老鼠，可是由于这些小鼠繁殖太快，起初送人，后来被送出去的老鼠也因笼满为患，送不出去了，不得不去放生。为了防止其再次繁殖，放生之后只能选择留下一只，小女孩问“细节”留“男的”还是“女的”，“细节”选择了留“男”

11) 卢新华著，〈侃《细节》——编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越洋对话〉，《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4页。

12) 卢新华著，〈侃细节——编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越洋对话〉，《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页。

13) 卢新华著，〈侃细节——编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越洋对话〉，《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页。

的，原因是“女的一个人会哭鼻子，男的才坚强”，对老鼠的这种拟人表达也显现出“细节”平等的生命观。可当看到那只惟一留下来的公老鼠焦躁不安，终日不停地在笼子里来来回回地奔来转去，扒着钢丝“吱吱”地叫着，想冲出这“牢笼”时，作者卢新华这样描写道“‘细节’忽然省悟过来，知道那是一种孤独的焦躁，一种性饥渴的焦躁。尤其想到这后一点，他对这只刚刚‘性失业’的公老鼠忽然有些‘同病相怜’，‘细节’‘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性失业者’，或者‘性待业青年’”。<sup>14)</sup>“细节”曾经有个邻居，是对大陆过来的夫妇，有一个几岁的女儿，夫妻俩晚上进行房事时，女儿被吵醒，问他们在做什么时，父亲机智地回答说“开洗衣机。”可是几天后，夫妻吵架，晚上很安静，小孩子不懂事，问爸爸怎么不开洗衣机了，爸爸说“不开了，以后都手洗”。关于“手洗”的话一下子激发了“细节”的灵感，他开始认真考虑并且实践“手洗”以解决性需要，为此“细节”还发表了长篇大论，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学习授课班，让大家出国之前接受这种性教育。“性”应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搞不好会让人产生一种下流庸俗感。“性”作为人类的原始欲望之一，华人独自在异国他乡孤独寂寞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性需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小说中婕妮就是因为丈夫满足不了自己正常的性需要，继而喜欢上了会体贴关心人的“细节”，甚至也爱慕如叙述者“我”这样的作家，可是被拒绝后，婕妮深受打击，最后竟然疯了。作者卢新华将“性”这样的敏感话题以诙谐的语言表达出来，以幽默消解了低俗，而婕妮的发疯又将这种幽默转化为沉重从而赋予了叙事上的意义。

如果说小说《伤痕》中卢新华将书信形式融入小说之中，丰富了内容，《细节》中卢新华开始了跨文体创作，从而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跨文体写作是指旧有体裁界限的跨越或模糊，如诗歌不分行而采用散文样式，或文本中出现各类体裁的杂糅。卢新华跨文体写作体现在文本中出现各类体裁的杂糅上。卢新华喜欢诗，在部队和工厂里办黑板报时也经常写诗，可是他发现诗歌阳春白雪，受众较少，而大部分人喜欢小说。相较于诗歌和散文而言，小说容量大，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也广阔。仅就题材而言，小说还

14)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76页。

可以包含散文、诗歌、议论等各种文体，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表达作者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思考。出于这一层考虑，卢新华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虽然也有诗歌班，他还是选择了加入小说创作班。尽管如此，诗歌依然是卢新华所喜爱的，也是卢新华小说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中因为掺入了诗这一文体，在情感表达上更为含蓄优美。这里仅举一首为例。小说叙述者“我”与小说中的一女主人公梦灵有共同的文学爱好，思想相通，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而叙述者“我”打心眼里喜欢梦灵。叙述者“我”本想一到洛杉矶，就给留学日本的梦灵写信，告知自己的近况，可终究因为学业紧张，生活忙乱，感情的触角慢慢麻木，没有立即写信给梦灵。在某一个骑三轮车打工下班之后的星光灿烂的夏夜，诗性大发，写了一首诗，寄给了梦灵。全诗如下：

朦朦胧胧

云缠雾绕我的峰巅。

我伸出探索的手，

一把清凉的发丝，

一张虚无的脸。

恍恍惚惚，

风回雪舞我的海面。

我睁开寻觅的眼，

一只洁白的海鸥，

一枚冰制的玉盘。

影影绰绰，

乐鸣曲荡我的蓝天。

我偏过分辨的耳，

一个灵魂的沉重回音，

孤寂地徘徊在银河的彼岸。<sup>15)</sup>

---

15)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50-51页。



这是一首新体诗，却有旧体诗般的对仗与工整，讲究押韵，韵脚为an，如“颠”、“脸”、“面”、“盘”、“天”、“岸”，这使得整首诗的行文赋有节奏和音乐之美。诗歌的魅力在于创造一个审美的意境，“朦朦胧胧”、“恍恍惚惚”、“影影绰绰”这些形容词的叠用，一下子就创造了一个非常缱绻温柔的意境。“朦朦胧胧”地似乎看到了恋人，“一把清凉的发丝”，伸出手去触摸，却不过是“一张虚无的脸”，相思却又不得见。而“玉盘”则让人联想到“玉壶”。唐代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中写道“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表达了自己的清廉正直，而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则成为名句，表达自己初心不变。这里如果用“玉壶”，显然同整个诗的韵脚不符，就成了“玉盘”，再者因为是夏日圆月之夜，月圆最易引起相思，用“冰制的玉盘”更能表达自己爱恋之心如初见。由“银河的彼岸”想到中国传说牛郎织女被隔在银河两岸，每一年只有七夕这一天才能相会。“孤寂地徘徊在银河的彼岸”其相思之意更是浓厚。诗中不曾出现“我想念你”的字句，但是每一句都非常含蓄却也热烈地传达着对对方的无限相思之情。

把杂文融入小说创作之中，是《细节》这部小说跨文体写作的另一个表现层面。《细节》是小说主人公郝杰的传记，应该说故事性并不强，讲述的是主人公“细节”和叙述者“我”等一群华人在美国奋力更生由社会底层开始打拼，逐步实现了自己社会身份上向移动的故事。小说除了引子和后记之外，一共分为十二章，每一章都有自己独立的主题，作者卢新华善于营造一个拉家常的场面，继而引发“细节”的高谈阔论，主题涉及到女人、性、生命、文化等，由此而引出“细节”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这种将杂文融入小说的写作手法，固然淡化了小说的故事性，却极利于表达思想。郝杰细心、热心、讲义气、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因为杂文的介入而让“细节”这一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迸放着思想的火花。尽管“细节”最后因车祸而丧生，但是其鲜活的样子永远留在了读者心目中。而杂文议论同小说的思想层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杂文运用在下一章思想性中具体分析。

### 3. 《细节》小说的思想性

涉及到华人的移民故事，一般绕不开认同焦虑这一话题。周敏认为“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抵美时间的先后，收入的高低及居住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对族裔认同感的形成起着关键的作用。生长在美国的亚裔往往比新移民更倾向于认同为亚裔美国人。而新移民大多忙于安家立业，鲜有时间去思考他们究竟是亚洲人还是亚裔美国人以及他们是不是等同于白人的亚裔美国人等问题。”<sup>16)</sup>小说《细节》中几乎没有涉及到认同焦虑问题，这倒不是因为像周敏讲的那样是因为“细节”他们忙于安家立业，没有时间去思考认同问题，而是因为卢新华出国留学的动机在于他想换个角度看中国，能不能融入主流社会并不是卢新华关心的问题。

如果说换个角度看中国是卢新华选择成为“洋插队”中一员的原始动机，他到了美国之后，反而站在跨文化视野之下以理性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思考生命的存在与世界的发展。《细节》这部小说的编者杨德华认为“细节”这个人物非常风趣、诙谐，在平淡之中体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意境，他时时迸发出的那种生活智慧和思想火花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以生命的感悟，令人耳目一新。”<sup>17)</sup>《细节》小说的思想性除了杨德华讲的“细节”这一人物具有的人格魅力之外，笔者认为作者卢新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更能充分体现小说的思想层面。《细节》中这种理性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是多维度的，通过叙述者“我”的切身感受及“细节”的注重细节的理性逻辑思维展现出来。小说善于制造冲突，由冲突而引出对比，继而引发议论，倡导一种理性的独立思考精神。

小说中叙述者“我”在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这一天来到美国。五月一日这

16) (美)周敏著，郭南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0)，30页。

17) 卢新华著，〈侃细节——编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越洋对话〉，《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2页。

一天有着特殊意义。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等地的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要求实行8小时劳动，通过流血斗争取得了胜利。1889年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大会上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在中国，这一天是全国的休息日。可是叙述者“我”到了美国后刚下飞机看到的景象是，“没有旗帜，没有标语，没有彩灯，也没有工人游行，惟见汽车川流不息地流动着，甚至也听不到有人按喇叭；人行道口，刚下飞机的旅客正井然有序地排着队等红绿灯，听不见一丝一息我所熟悉的吵嚷声。”<sup>18)</sup>在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而美国作为争取和制定国际劳动日的起源国，这一天却是平常得再也不能平常了。当他纳闷“五一”是国际劳动节却见不到一点节日的气氛时，细节告诉他说

“哪门子的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那么说。你呀，‘锅巴’，以后不要一见着什么‘国际’的牌子就认真。上海开的‘环球’公司还不多吗？可并不都‘环球’。在朝鲜和咱们志愿军交手的也是‘联合国军’，可也只有几个国家象征性地派了兵。出来了，哈哈，‘锅巴’，要多看，多想，多注意细节，这世界上唬人的东西太多。”<sup>19)</sup>

当“我”一到美国因为其宽敞洁净的马路和其国人的井然有序而对美国充满好感时，地铁上却发生了在“我”和“细节”打盹时黑人小孩抢劫自己行李的事件。虽因“我”及时醒来发现而避免了自己被抢劫一空，“我”愤愤地不满于纽约治安如此之差时，“细节”却告诉“我”“你可千万记住一件事，不管什么时候出门，身上都要带上起码二十块钱，有人抢你，你就赶紧交出去。千万记住，不能小气，更不能让抢你的人失望，他一失望，心情自然也就不会好了，心情不好就可能发展成愤懑，而愤懑了，他很可能就会赏你一粒枪子。”<sup>20)</sup>如此冲突设计消解了美国给叙述者带来的美好印象。而叙述者“我”对纽约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小说上得来的，“百老汇剧院、自由女神像、摩天大厦……”<sup>21)</sup>他一到纽约就迫不及待地问“细节”“纽约的文化气氛浓吗？”叙述

18)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8页。

19)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8页。

20)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8页。

者“我”亲眼看到感受到的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叙述者“我”初到纽约时，“细节”在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主要负责送外卖。“我”出于好奇就和“细节”一起去了。正好赶上有一位妓女点外卖，“细节”带着叙述者“我”同去送外卖。点外卖的妓女不给小费，以展示自己身体作为小费代价。临走时，妓女反而要索取一美元的小费，因为她的身体本只展现给“细节”看，叙述者“我”看到了就需要交钱。而这样的妓女在四十二街上班，靠展现自己的肉体为生，一个晚上的收入竟然达到几百美元。“细节”告诉叙述者“我”，“美国就是这样，有钱的都是些四肢发达的。收入高的体育明星一年会赚上亿。电影演员肯·脱的话，报酬也很丰厚。至于科学家、工程师什么的就只能望其项背了。教授一年也不过才挣五六万。”<sup>22)</sup>“细节”戏称这种现象为“脑体倒挂”，以此批判现代资本主义。

同“细节”一起在餐馆打工的从中国来的某一大学的讲师“教授”则因为刮大风送外卖时迟了二十分钟，客人投诉，就被餐馆老板无情地解雇了。这更让叙述者感觉到纽约没有人情味。因此叙述者“我”决定离开纽约到加州去。离开纽约之前，“细节”特意请假陪“我”一天。他们在纽约中央公园转了一圈，当时的情景描写如下。

“大风已完全止息，树梢也不再摇动，只有偶尔微风拂过，树叶会一阵阵痉挛似的颤抖。四下里一片恬宁的气息：漂亮的小松鼠，在树丛间快活地蹿上跳下，完全不在意来自太平洋彼岸的两个黑头发的中国人正从身旁走过；一块沙石的空地上，一大群鸽子正悠闲自在地来回踱步，间或会低下头去漫不经心地吃几口‘零嘴’，啄一啄紧靠在脚跟前的碎米。它们似乎早已‘脱贫’，解决了‘温饱’，只在尽情地享受春日的妩媚和温暖。它们也不怕人，且更无兴致‘围观’我们这样的来自异邦的异类。惟有当我们蹲下身，伸出手要逗弄它们时，才会敏捷地跳开几步，但很快又站住，有些不快地瞪眼看我们。”<sup>23)</sup>

漂亮的小松鼠生活得非常快活，鸽子无须觅食，吃的东西都“紧靠在脚跟前”，它们只在悠闲地享受着春日的妩媚和温暖。这段看似描写生活在美

21)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42页。

22)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27-28页。

23)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第43页。

国的小动物生活的快乐惬意，却以此来对比到美国去的中国人艰辛的生活，如“细节”在语言学校被戏称为“睡觉先生”，就是因为他上课时总是在睡觉。而“细节”上课睡觉不是因为他懒于学习，而是因为忙于生计，只能在上课时补一觉。“教授”也是为了多攒些钱而省吃俭用，却还是因为送外卖送迟了而被无情解雇，生计又没了着落。“我”刚到美国，自己的生活一点着落也没有。就连生活在美国的松鼠和鸽子这样的小动物，“完全不在意”中国人的来去，也没有兴致“围观”来自异邦的异类，动物如此，更不提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叙述者要去“逗弄”鸽子时，鸽子不是逃离，而是“敏捷地跳开几步”，继而“很快站住，有些不快地瞪眼看我们。”鸽子对叙述者的态度也暗含了他们在美国的处境，那种想交流却不被给予交流的机会，而被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可以说作者卢新华通过景物描写间接表达自己对这种社会关系的批判。

生活在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小动物都早已“脱贫”，解决了“温饱”，可以尽情地享受春日的妩媚和温暖，可是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的人依然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艰苦奋斗。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科学”的发生发展固然出于人类的怀疑精神与理性逻辑思维，可是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大航海时代之后，欧洲列国先后因此而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进一步联姻而产生科技一词，科技的发展让帝国扩张如虎添翼，也因此成就了其原始资本的累积。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与资本三者紧密结合，促成了发达国家的飞速发展，也让发达国家的国民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史书美提出华人作家的创作应该属于“华语语系文学”，而“华语语系文学”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具有双重乃至多重批判意义，不仅批判“中国中心”主义，更有批判“在地中心主义”。史书美“华语语系文学”中的批判意识同“认同”有密切关联。<sup>24)</sup>卢新华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则超越了认同，直指先进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高科技抢先占有资源，在完成帝国扩张给自己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之后，开始换了一副以维护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为首要目标的嘴脸，从而解构了发达国家的话语权。“这美国人最精，最实际，最得

24) 毕文秀，《从后移民看华文书写：以北美地区华人学者史书美与华人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第85号(2018.4)。

上帝的真传。他先抢着抽油、挖煤，等自家有了电，有了暖气，有了空调，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看电视，啃‘肯德基’，却出一本书告诉你们，油抽光了，煤挖完了，会怎么怎么不好一会天塌地陷啦，地球会变热了呀，北冰洋的冰会全化了呀，人类又要坐诺亚方舟啦。你要认真信他这些，你准上当了。因为他其实是希望你们后来的人都不要抽，都不要挖，好让他一家子慢慢地享用。”<sup>25)</sup>

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当各个殖民地纷纷脱离帝国，成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冷战之后，文化帝国主义兴起。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所谓的“普世价值”不知不觉地成为支配人们思维的一则准绳。作者卢新华在《细节》中对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林肯废奴前，白人都是有黑奴使唤的，听惯了叫‘master’，这也成了‘集体潜意识’。现在文明了，进步了，不好再称‘主子’，但也希望有人叫‘头儿’。偏偏又遇上中国人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总记着‘老子先前比你们阔’，不买‘大鼻子’的帐。所以，今天中美关系有时才紧张。其实，肯不肯叫‘头儿’，服从‘头儿’的领导，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什么‘人权’啦，‘民主’啦，有时也是些幌子。……‘十字军东征’也好，‘解放全人类’也好，‘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也好，弄到后来，领头抓、领头争的人十有八九会得到好处，大多数紧跟的人却只有‘抛头颅，洒热血’的份。”<sup>26)</sup>卢新华在批判西方话语霸权，尤其批判美国中心主义的同时，也批判中国缺乏反省精神的自大主义，并且提倡一种不跟大流的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

#### 4. 卢新华写作的意义

金惠俊通过对华人华文文学研究，发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移民的

25)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35-136页。

26)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36页。

华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开始充分将自己所在国以及来源国的资源化为己所用，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新型的游牧型群体”。<sup>27)</sup> 一个作家在创作时也难免要活用自己来源国与所在国的资源而进行创作。纵观北美华人作家的创作，有站在批判立场上讲述中国故事的，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陆犯焉识》等等，也有作家以转换时空的方式讲述发生在大洋两岸故事的，如张翎的《望月》、《余震》等等，也有学者型作家如李彦讲述家族故事，反思中国当代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如《红浮萍》。而涉及到讲述华人在美国的故事，因为作品大多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家在创作时其预设读者多为中国读者，难免有迎合读者对异国的想象之意。而很多涉及到中国故事的，为了迎合西方读者更有甚者带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

卢新华作为一个华人作家，他自然要利用两国资源尤其是自己的人生经历及对生命的感悟来进行小说创作。卢新华说“《伤痕》后来扣动了全社会的心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没有一种经历不是财富，关键就看你是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也懂得了：人生除了要读好‘书本知识’之外，更要努力去读懂和读通‘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sup>28)</sup>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了卢新华的人生信念，他于1986年9月19日到了美国，自己戏称自己为“洋插队”。初到美国时，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读书。第一年只有学费减免，生活费还要靠自己挣。为了生活，踩过三轮车，卢新华说自己人生中值得感恩的事情有很多，三轮车就是其中之一，骑着它不仅找到了一条养活自己的生路，同时它还成了他的一个“流动书亭”，通过它开始了对美国社会的阅读，并迅速融入美国社会。

卢新华在《伤痕》这部小说发表四十周年之际，曾谈到文革期间，虽然必须重复地一遍遍地去看“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以“三突出创作原则”炮制出来的文艺作品之外，还可以毫无阻碍地去阅读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在全国上上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孔夫子的故

27) 具体内容参考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 제80호(서울: 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28) 卢新华, <插队、读书、写作>, 《三本书主义》(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1), 176页。

乡曲阜，有幸陆陆续续读到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都德、雨果和莫泊桑等人的作品，深受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影响，那时候就决定，如果将来打算写小说，这些作家尤其是鲁迅先生和他的文风才是自己要师承的榜样。<sup>29)</sup>批判现实主义是卢新华写作以来一直秉承的风格，这也使得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细节》讲述的是华人在美国的故事，其中不乏生存的艰辛，可是卢新华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将悲情化解掉，同时通过跨文体写作，尤其是将杂文融入小说的形式，以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批判西方话语霸权，提倡一种独立思考的理性思维。除了批判西方话语霸权，《细节》中同时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细节”这一人物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不为名利、物质以及世俗观念所束缚。“细节”提出一种“糊涂教”，其教义如下：“我们抓细节也要‘专注’和全身心投入。比如，你喜欢写书，你就废寝忘食地写；我喜欢打牌，我就迷上打牌，并且物我两忘。要注意，这‘物我两忘’的境界可就是一种放大、放长、放宽了的‘涅槃’境界。到了这境界，人才会忘了所有庸俗的‘大事’，才会不起任何空洞的‘炉渣’式的思想。”<sup>30)</sup>“物我两忘”与“涅槃”境界是中国道家与佛家追求的精神境界，尤其是道家努力实践着“无为”精神，在治国上追求“无为而治”。细看“细节”提倡的“糊涂教”及其教义，同中国传统文化中佛家与道家提倡的精神有一脉相承之意。“世界上的人倘若都‘糊涂’了，再无人争权夺利，再无人尔虞我诈，再无人强取豪夺，再无人造谣惑众，再无人指手划脚，还用得上哪个鸟人来领导和管理！再说，人人都‘糊涂’了，国家自然也就‘糊涂’了。‘糊涂’的国家哪还会想得到发动战争？到时候天下自然和和融融，太太平平，‘无为而治’。”<sup>31)</sup>“细节”的这一世界观是在他对西方霸权批判之后提出来的，显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解决世间矛盾。而实际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贪婪是人原始欲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为而治”无法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如“细节”最后成

29) 卢新华，〈我看鲁迅——兼谈鲁迅对我文学创作和人生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09期，89-94页。

30)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64-165页。

31)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12），166页。



为无头尸一样，如果中国文化固步自封其下场可想而知。

作为一名文化人，卢新华明确感受到中国文化重建的迫切性和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他认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梳理，找出那些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优秀的部分，去与人类文明和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杂交和嫁接，重建我们的文化。这种经过重建过后的文化，将既继承传统又区别于传统，既学习西方，又区别于西方，不仅可以形成一个崭新的中国新新文化的面貌，同时也实实在在地可以用来救国、救民、救资源、救蓝天，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救人心。”<sup>32)</sup>《细节》之后，卢新华开始从更深层面来思考中西文化、资本财富以及人类心灵的去向，开启了卢新华哲学创作之路。

#### 【参 考 文 献】

- 卢新华著，《细节》，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 卢新华著，《紫禁女》，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 卢新华著，《财富如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 卢新华，《三本书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 (美)周敏著，郭南译，《美国华人社会的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史书美，《反离散：华语语系研究论》，台北：联经，2017。
- 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
- 王爱松，〈“伤痕文学”与生命政治〉，《文艺争鸣》03期，2016。
- 卢新华，〈我看鲁迅——兼谈鲁迅对我文学创作和人生的影响〉，《鲁迅研究月刊》09期，2018。
- 卢新华，〈中国文化重建的迫切性与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汕头

---

32) 卢新华，〈中国文化重建的迫切性与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2018)，10页。

-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34卷第4期, 2018。
- 卢新华, 朱又可, <我给自己的定位是个思想者——卢新华访谈录>, 《中国经典作家访谈录》, 2020.12。
- (澳大利亚) 倪立秋, <思索的行者: 卢新华其人其作>, 《华文文学》(总第152期), 2019.3。
- 王金城, <生命困境: 众妙之门的幽闭与开禁——《紫禁女》的一个阅读视角>,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5.2。
- 庄园, <论卢新华小说的异域书写与文化隐喻>, 《华文文学》(总第152期), 2019.3。
- 黄晓娟, 袁素敏, <文化身份的焦虑与追寻——对卢新华《紫禁女》的一种解读>, 《长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5卷第3期, 2010。
- 钱虹,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论卢新华40年的创作道路>, 《华文文学》, 2019.03。
- 毕文秀, <从后移民看华文书写: 以北美地区华人学者史书美与华人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中心>, 《中国现代文学》 第85号, 2018.4。
- 윌리 톰슨 저, 우진하 역, 『농동, 성, 권력』, 문학사상, 2019.1。
-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 세계화문문학, 화인화문문학 — 시노폰 문학 (Sinophone literature) 주장에 대한 중국 대륙 학계의 긍정과 비판」, 『중국어문논총』 제80집, 2017。
- 김혜준, 「시노폰 문학(Sinophone literature), 경계의 해체 또는 재획정」, 『중국현대문학』 제80호, 서울: 중국현대문학학회, 2017。
- 金惠俊, <试论华人华文学研究>, 《香港文学》 第341期, 香港: 香港文学出版社, 2013。
- 许维贤·杨明惠, <华语语系研究不只是对中国中心主义的批判——史书美访谈录>, 《中外文学》 第44卷第1期, 台北: 台湾大学外文系, 2015。

[Abstract]

## On the Artistic and Ideological Features of Lu Xinhua's Novel *Details*

Pil, Moonsu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reading Lu Xinhua's works is that the language is beautiful, and the psychological description is delicate and exquisite, giving people a feeling of natural and smooth.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and ideological level,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Lu Xinhua's dual cultural experience on his writing as a overseas writer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From an artistic point of view, Lu Xinhua is good at using homophony. Through the rhetoric of homophony, he gives people a sense of liveliness i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s them a profound meaning. The language of *Details* is witty and humorous, which makes people laugh while thinking together with the protagonist. Looking at Lu Xinhua's novels, on the whole, cross-style writing is a major feature of his novel cre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into the novel is one of the major features. Lu Xinhua presents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to the readers layer by layer through "details" talk, showing the feeling of essays. Lu Xinhua's writing technique of incorporating essays into novels, while diluting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strengthens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the novel. The extremely ordinary life scenes giv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in the seemingly casual chat. From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Lu Xinhua's novels, it is adhering to a rational and critical realism spirit and advocating a free spirit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His writing fills up the gap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of individual existence in overseas writers of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Th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has given Lu Xinhua th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rebuilding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Sinophone literature, Chinese writing, Identity, Cross-style writing;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投稿日: 3月14日, 审稿期: 4月1日~4月12日, 结果通知: 4月13日
--